

湯原文史資料

第一輯

(审 修 稿)

中 国 人 民
政治协商会议 湯原县委员会

说

明

文史资料征集工作，是周恩来同志早在一九五九年倡导的。新的《政协章程》明确规定：文史资料征集工作，是全国和各地方政协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各级政协要成立相应的组织，抓好这项工作。多年来，全国政协在这方面做了很大努力，取得了显著成绩，这对国史、方志是个很好的补充。

汤原县是东北抗日重要根据地之一，是地下党中心县委所在地，有丰富的斗争史迹。一九八二年春，省政协文史资料征集工作会议后，县政协将原“文史资料工作组”改编为“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并成立了“抗联密营考察队”。

一年来，在同志们的努力工作下，多次走访、考察、发掘，征集了三十多万字的资料。经整理，现将部分资料编成一、二、三辑，做为征求意见稿。

文史资料贵在存真求实。工作人员对资料曾认真查实，反复推敲，力求反映出历史的详实面貌。但有些资料时间已久，说法不一，其中讹误、疏漏之处在所难免。诚望各界人士，特别是热心于文史资料工作的同志，提出意见，以便改进。

政协汤原县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目

录

汤原史话

.....马汉英 刘光裕(1)

夜袭汤原

.....郝明杰综合整理(21)

哥哥张传福带领我们破产抗日

.....张文东口述 张铁成整理(34)

回忆我的父亲

.....张淑学口述 郝明杰整理(38)

抬车送粮

.....郝明杰搜集整理(41)

西北沟“火烧围子”的来历

.....郝明杰搜集整理(43)

回忆黄皮沟战斗

.....韩学良口述 郝明杰整理(45)

回忆杨曾波烈士

.....姜凤福等口述 张铁成整理(49)

日伪时期“土地开发”与“三联公司”

.....金太宴(53)

伏尔基河史话

.....马汉英(63)

汤原史话

(上古一请)

马汉英 刘光裕

一、汤原县名之由来

汤原县以汤旺河而得名。“汤旺”是女真语屯音的译转。《金史》卷一、卷二、卷六十七作“土温水”，卷百二十一作“涛温水”，卷七十三作“屯河”。《元史》作“桃温水”。《明史》作“托温江”。“土温”二字合音为“屯”，本书女真语“岛”的意思。清末，“土温”、“桃温”音转为“汤旺”。语音语义均汉话，乃称汤旺河。汤原县以汤旺河而得名。

二、商周为古肃慎故地

汤原地方，在虞舜时代，为息慎氏东北之一部，周称肃慎，亦称稷慎。《史记·五帝本纪》载：“至于荒服，北山戎，发，息慎，咸载舜帝之功”。《山海经海外西经》载：“肃慎氏之国在白民北”。《大荒北经》载：“大荒之中，有山名曰不咸有肃慎氏之国。”《尚书序》载成王既伐东夷，肃慎氏来贺。《逸周书王会解》载：“正北方稷慎大尘。”《左传》对战国以前，北方与中原的隶属关系做了十分明确的纪实：“肃慎，燕，亳，吾北土也。关于肃慎的疆极。《晋书·四夷传》称：“在不咸山之北（长白山），去夫余

可六十日行，东滨大海，西接寇漫汉国，北抵弱水（黑龙江）。说明肃慎的疆土辽阔，北抵弱水或大海，广衰数千里，汤原为海内之地，当然是肃慎国之一部。

三、战国至晋为貉、涉、

扶余、冠曼汗、豆莫娄地

汤原地方，战国为貉地，汉为涉地。《黑龙江志稿》云，涉“~~所属~~当有今呼兰，汤原数县，其境盖东西长而南北狭也。”汤原已发现的十一处原始社会遗址中，有六处出现红衣陶。而红衣陶正是扶余及其先人的遗物。汉元丰三年灭朝鲜，分置乐浪、玄菟、临屯、真番四郡。乐浪郡包括沃沮、涉貉之地。

后汉、三国魏晋时代，汤原属扶余、莫娄之间。当为冠曼汗国辖地。后魏时，勿吉国人进入扶余北境，其后裔东移，建豆莫娄国。汤原属豆莫娄国地。

四、唐代为黑水靺鞨地

唐代勿吉改称靺鞨，靺鞨分七部。《北史》云，“与高丽接壤者曰粟末部，其西北曰伯咄部。伯咄部之东北曰安车骨部，又伯咄部之东曰拂馱部。拂馱部之东曰号室部。安车骨部之东曰黑水部。”汤原属黑水部境，为黑水督都府管辖。汤原县近年来发现十一处原始社会遗址。从出土的陶器类型来看，属于同仁早期类型，属于早

期铁器时代，是肃慎人的后裔——勿吉及黑水靺鞨人的文化遗存。出土文物与文献记载相吻合。

五、辽代为五国部之盆奴里国地

契丹人灭掉粟末靺鞨人建立渤海国后，黑水靺鞨改称女真。为了分而治之，削弱女真族的力量，辽律阿保机将女真豪右数千家，迁到辽阳以南，编入辽朝户籍，由辽朝地方官直接统治，称为熟女真，亦称葛苏馆女真。仍留属于松花江，黑龙江中下游的女真人称生女真。他们散居山谷间，夏天随水草以居，冬天住土穴中，过着渔猎生活。黑水靺鞨的后裔，生女真的一支，在松花江中下游建立五大部落。史称五国部。五国部有剖阿黑国、盆奴里国、越里吉国、奥来米国、越里笃国。《东三省纪略》《辽史·外国地理考证》《黑龙江舆地图说》《黑龙江志稿》《黑龙江大事志》曹廷杰《五国城考》《水道源流考》称汤原为五国部之盆奴里国地。《黑龙江志稿》云：“五国部内富珠里，原作蒲奴里，故史举沅续通作富努里，今汤原县西南有古土城名盆奴里，当即蒲奴里之音讹”。《黑龙江舆地图》，“在近汤旺河口右岸的固木纳城处注录为五国部盆奴里国故城。”

盆奴里国，又称博诺国、富珠里、陈富里、蒲奴里（金史世纪）开泰七年九月称蒲呢。《通考》327页称喷讷。女真语博诺为汉

语“冰雹”之意。五国部为东京道黄龙府都部署司所辖。

汤旺河流域是鹰路之一。辽朝皇帝每年都派出金牌使者与银牌使者来到这里索取名鹰“海东青”马匹等贡赋。正如《三朝北盟》所载。“天使所至，百般需索于部落，稍不奉命，召其长加杖，甚至诛之”。辽使者讨鹰，常常引起五国部的反抗。

辽兴宗重熙七年，五国蒲葶部节度使拔已门叛，鹰路不通，生女真部长乌古乃语辽使同幹，若用兵彼将走保险阻，非岁月可平。请以计取之，盖畏辽兵之从其境也，辽人从之。乌古乃阳与拔已交，以妻子为质袭而擒之，献于辽。辽以乌古 生女真部族节度史，只袭官未加入辽籍。

第二次战役发生于辽兴宗重熙十七年。五国蒲奴里部酋长陶得里叛。以原前都点检耶律义先为行军都部署，伐蒲奴里，多所招降，得酋长陶得里以归（金史义先本传）。但《耶律仙童传》亦云蒲奴里叛，仙童为五国节度史，率领讨之，擒其帅陶得里。说明五国节度使耶律仙童亦参加了此次战役。

第三次战役发生于辽道宗寿昌三年。“陶温水（今汤旺河）、徒笼古水（多笼乌河即今汤原县东之格节河）统石烈部人阿合版及石鲁，阻五国鹰路，杀辽捕鹰者。辽诏生女真部长往讨阿合版等。据险立栅以守，时方大寒，乃募善射者操劲弓利矢，攻之数日，入

其域。出辽使存者数人，俾之归”。（《金史世纪》）

汤旺河流域的叛辽斗争除史籍所载的这三次外，还有一次大规模的守猎活动。《金史世纪》载，穆宗令秃答水（今汤原县与萝北县之界河都鲁河）民阳阻鹰路，穆宗声言平鹰路而数于屯水，（今汤旺河）谓辽人曰，“吾平鹰路也”。辽人以为功，使人来赏之。这一史实说明女真上层人物与辽统治阶层的尖锐矛盾。

辽代时，居住在长白山以北，松花江、黑龙江一带的女真，有几十个部落，还处在氏族公社，其中完彦部是较大的部落。此时居住在汤原地方的女真姓氏有，秃塔水（都鲁河）温都部，在海罗伊河（今伏尔基河）居住着乌林答部。《金史》后妃列传载：“石止黑乌林答氏，其先居海罗伊河，世为乌林答部长，率部来归，与金婚姻。世宗昭德皇后之曾祖腾管，康宗时累使高丽。后父石止黑骑射绝伦，从太祖伐辽，领行军猛安，虽在行伍间，不杀，以功授世袭谋克，官为东京留守。世宗即位，追册昭德皇后，赠其曾祖管司空徐国公，祖术思黑司徒代国公，父石止黑太慰潘国公。以后兄晖子天锡为之后。”

辽朝后期，汤旺河流域的野居女真人也卷入了女真部族之间的战争。

唐括氏与乌古论氏，在女真族中是最早移居阿什河流域的种姓，

上层人物同完彦宗室世为亲眷。温都氏则不然，部长乌春因争夺来流水（今拉林河）以南，匹克敦水以北的土地，同宗室完彦结怨颇深，出于怀柔。在景祖（乌古乃）、世祖（劄里钵）两氏先委乌春为本部长，后“以婚姻结其欢心，使与婚约，均遭下绝。自咸雍十年（1074年）至大安七年（1091年）乌春与窝谋罕先后伙同活拉浑水河磷乡斡石烈部人腊、麻产兄弟与完彦部作难。腊醅兄弟乘此机会结汤旺河之民，从南到北包抄阿什河，为按出虎水完彦部造成很大的威胁。乌春死后，腊醅，麻产陷于孤立。肃宗使太祖亲获麻产于直屋锐水（今哲克特伊河）余党潜入地下。腊醅、麻产被消灭之后，汤旺河之民归附完彦部。

当完彦部北方敌对势力受挫后，又在汤旺河流域进行了一场远程追击战。引起这场远程追击战的直接原因是牡丹江上游的温都部人跋忒，杀害了唐括部长跋葛。图门江与浑春河交汇地区的乌古论部，支持唐括部，介入了纠葛，阿骨打受命亲统大兵伐温都部。完彦部兵与乌古论部兵会合于汤旺河口，然后在雪大极寒的季节里，沿汤旺河口展开长途追击战。打过乌伊岭。1079年1月。阿骨打在黑江江附近消灭了跋忒。

从世祖灭腊醅到太祖擒麻产，有近五十年间。陶温水（汤旺河）流域是女真部族战争的一个重要战场，它和其他战场一样，使秀丽

的山河落入白骨横陈，风声鹤唳的境地。

《金史·鲁传》载。“**酬斡**宗室子，魁伟善战，年十五隶军中，多见任用，以兵五百败室伟，获其民众，及招降**烛馥水**（扎伊芬河）部，以功为谋克。同书《**仆忽得**传附**酬斡**传》又云，“**酬斡**亦宗室子也，年十五隶军，从太祖伐辽，率**涛温路**（**汤旺河**一带）兵招抚**三坦**（**萝北县集达河**一带）、**石里很**（**黑龙江**一带）、**跋苦**（**布库河**一带）三水，**鳌古城**皆降之，败室兵五百（以兵五百败室书）于**阿良葛城**，获其民众”。

这就是说，金太祖时期，**酬斡**率领了**涛温路**（**汤旺河**）的五百士兵，征服了分布在**布库河流域**，直至今**黑龙江省萝北县集达河**一带的**鳌古部**，再西北溯**黑龙江**招降居住在**扎伊芬河**的**烛馥水部**，继败室书。这个史实说明，宗室完彦部，经过长期的斗争，终于统一了北方部族，做好了推翻辽朝统治的战争准备，**汤原河**之民参与了女真共同伐辽的斗争。

六、金代屯河猛安

生女真完彦部有文字可考的历史，大致可从公元十世纪初的**函普**（后被追称为始祖）算起，由始祖**函普**一直到四世祖**绥可**（**献祖**）以前的时代，生女真各部散居野处，不相联属，处在原始社会末期阶段。在十世纪后，在酋长**绥可**时才迁居到**按出虎水**（**阿什河**）一

带，“教人烧炭，炼铁，”乃徙居海古水，耕垦树艺，始筑室，有栋宇之制。人呼其为纳葛里，（纳葛里为汉语居室也）。自此遂定居按乌虎水之侧矣”。完彦部定居于阿什河流域，为汤旺河流域的野居女真人所惊慕。从四世祖绥可到阿骨打建立政权的大约一个世纪以上的过程中，女真人完成了从原始氏族制向阶级社会的过渡。作为阶级统治政权的建立，体现了这种转化的成熟。绥可的儿子石鲁当酋长时，氏族公社的民主制开始向阶级社会过渡。到十一世纪中期，石鲁的儿子乌古乃（1021—1074）时生产力进一步提高。兵力强盛，奴隶主的政权初步形成。到1113年，阿骨打继任女真部的联盟酋长之后，统一女真各部，于1115年正式建国，号为大金，定都会宁（阿城）。金朝建国后，不再有五国部的称号。为了巩固新政权，实行“猛安”、“谋克”制（猛安是部落，谋克是氏族）。阿骨打规定三百户为一个谋克，十谋克为一个猛安。金熙宗以后，猛安谋克成为军事编制，生产单位和地方行政机构三位一体的封建化组织。金朝，于上京路内设蒲与路胡里改路、率频路（路相当今之省）管辖黑龙江流域。蒲与路设于今克东县一带，胡里改路治设于今依兰县一带，率频路设于双城子，亦今苏联滨海边区的乌苏里斯克，此时汤原县西部亦汤旺河流域为蒲与路辖境。金代于汤旺河口的固木纳城设屯河猛安。《黑龙江舆地图》于固木

纳城处标准注为屯河猛安，《黑龙江舆地图说》关于黑龙江沿革说“金代以后属上京会宁府北境，其东北属蒲与路屯河猛安”。

《黑龙江通志纲要》关于黑龙江沿革云“东属屯河猛安，陶温水，徒笼古水 石烈部”。

《金史》宗尹传记载。金世宗大定八年，封完彦部宗室之子，做过右卫将军、付者统元帅左都监。任过枢密付使的宗尹（本名阿里罕）录其父功，授世袭蒲与路屯河猛安，并亲管谋克，后其子银术可袭其猛安。

汤原县的东部，此时为胡里改路管辖。《吉林旧闻录》云，

“汤原境内有东西古城。西古城有石碑，文曰‘郎家津’，今其地为郎家渡口”。《黑龙江舆地图》将此两座并列划着的古城标注为“郎君城”。清末《兴东道总图》在其城南的江面上标注为“郎君口”。其城掘壕起墙，夯土版筑，有壁龛（马面）角楼。从城的形制来看具有金代城的特点。1979年于郎家津东古城中出土一把金代铁锹头。同年于西古城垣外出土大批铜钱，其中有北宋二十一个年号的金属货币。较多的有，《元丰通宝》、《熙宁元宝》、

《元祐通宝》、《皇宋通宝》、《圣宋通宝》、《崇宁通宝》。还有少量金代中期铜钱《大定通宝》、《正隆元宝》。1980年县文化科在振兴东西古城间挖出一个完整的轮制灰陶罐。古城内外的

广阔地面上分布着大量质地坚硬的拍印纹轮制细泥灰陶片布纹瓦，还有定瓷仿定瓷、龙泉窑瓷器碎片、黑釉釉鸡腿坛残片等。大量出土文物证实，振兴公社的郎家津古城，属于胡里改路所辖的猛安谋克城寨，除金代古城址外，县境内的江河沿岸还发现金代村落遗址多数，这些遗址都出土过金代文物。香兰公社大兴、六郑大队附近出土过金代文物，铜镜、铜锅。竹帘公社保全大队出土过金代官印“付统之印”及一面铜镜。汤原镇公社东江大队也出土了金代官印“付统之印”。《黑龙江志稿》载：“清光绪朝，汤原县土人掘得印，篆文曰：‘辽东路转运付统印’。印背铸明昌四年尚书礼部监造”，考明昌为金章宗年号，乃属金代官印。竹帘公社民主大队附近，出土过宋代铜钱及三足带沿铁锅。固木纳城附近，出土过六枚耳铁锅等。从已发现的遗址及大量金代文物说明，金代在汤原地方建立过城乡完备的统治机构猛安谋克制，并对这里进行了开发和建设。

七、元代桃温军民万户府

元朝政府将全国划分为十一个行省。元世祖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置辽阳等行省。设在东北的辽阳行省包括了黑龙江流域在内东至海的广大地区。

辽阳行省下分七路，有辽阳路、沈阳路、大宁路、广宁路、东

宁路，开原路。后又于开原路所属的松花江下游地区增设女直水达达路。自今阿城县以东的海沟开始，宾县、五常、依兰以下至黑龙江口直至库页岛是水达达路的主要地区。水达达路亦斡赤斤领地的一部分，斡赤斤便是成吉思汗的三弟，管领女直水达达路降人。他的封地北达黑水，东至海，南接高印，西接契丹，有蒙古极东王之称。这时的水达达女真人仍然过着捕鱼、射猎为主的不定居生活。

元朝政府按其“无市井城郭，逐水草而居，以射猎为业”的野居旧俗，设置管民官随俗而治。水达达之称见于史册是世祖中统二年秋八月。《元史》载，“世祖中统二年秋八月辛丑。贾文蒲为开元女真硕达勒达（原作水达达）宣抚使，四年罢之”。一九七七年金上京会宁府城内出土的八思巴文“管水达达户达管花赤之印”。说明元朝在增设水达达路之前就已在这里设置了管民总辖官。然而这里的女真人一直在进行反元斗争。《桦川县志》载，“瓦力霍吞城盖金源不猎，蒙古掘起，满城女真惨遭屠戮，膏血涂地。”证实了斗争的残酷，可谓满地山花战血红。《元史》卷十七载，“水达达女真民户由反地驱出者押回本地，分置万户，千户百户内屯田”。这一方面说明元政府对水达达女直采取了高压手段。另一方面也说明元政府为结束长期分裂状态，对黑龙江流域进行了开发和经营。为了加强对女真人的统治，打通通行黑龙江口的驿道，1260年12月

于水达达地区设桃温，胡里改、斡脱邻，脱斡邻，宁古江五个军民万户府（元史地理志），抚镇北边，管理松花江南北，实际纳税户数二万九百六十户。桃温万户府就是元朝建立当初，将金朝所辖的松花江下游地区，即金亡后留居本土的女真人地区收入版图设立的五个万户府之一。府址就在近汤旺河右岸的桃温城。府因桃温水（汤旺河）而得名。《满洲源统考》载：“海兰府硕达勒达等路设万户府五，一曰屯，距上京四千里，屯河旧作桃温，在宁古塔城东北七百里，源出屯池，经屯窝集南流入混同江。《黑龙江通志纲要》载：“黑龙江在元朝属斡赤斤分地，五绪候牧地……东属桃温万户府硕达勒达路。汤旺河，元设军民万户府”。《吉林通志》载。

“汤旺河即桃温，元之桃温万户府地。桃温二字合音为屯，故亦称屯河。今则讹为汤旺河，源出屯窝集，南流入三姓北境，经公木纳城东北，东南流，西受僧木坑水，会入混同江”。《黑龙江舆地图说》载。黑龙江沿革云，“元贞后属肇州蒙古屯田万户府，其东北置桃温万户府”。又云：“吞河（今汤旺河）即合众水，又曲曲东流五十余里，经固木纳城东北，其城即金屯河猛安，元初桃温万户府故城，亦辽五国部盆奴里国，一作蒲奴里，金史所谓五国蒲葭者也，又东流十二里注入松花江”。《明太祖实录》记载了斡朵怜万户府（今依兰牡丹江西岸马大屯）至桃温万户府一百八十里。

《龙飞御天歌》称斡朵怜、火儿阿，托温三城相次。由此可知，桃温万户府在今依兰县以东一百八十里处。

万户是长官世代相袭，其位权次于都统的高级军事职务，统领千户（即猛安）百户（谋克）。万户为金初所设，元代实行“领户分封制”仍袭旧制。万户长和千户长由大可汗直接封任，万户长及千户长按等级高低领有一定范围的大小不同疆域作为封地，并领有封地内数量不等的封户，成为大小封建领主。

《元史·世祖本纪》载。“至元二十四年四月，诸王乃彦反（乃彦者，成吉思汗弟帖木格斡赤斤之玄孙也）。又《元史》塔出传云，“女直水达达官民与乃彦连结。”说明水达达路参与了乃彦的叛乱，汤旺河流域的官民也不例外。《元史》伯帖木儿记载。

“捏怯烈王为桃温万户府（今汤原县）党于哈丹，哈丹走死。捏怯烈王西据濠来仓（仓在今巴彦东松花江北岸，桃温城之西南三十里）伯帖木儿帅兵讨之，捏怯烈王以二十余骑逸去，伯帖木儿虏妻子畜产并得所管女直户五百余，以闻帝命，充渔户，伯帖木儿度地置马站七所，令岁捕渔，驰驿以进。”

《元史》又载。“至元二十九年塔出与博罗欢，击平哈丹于高部。伯帖木儿闻叛党捏怯烈王尚在濠来仓（仓在今巴彦县东，松花江北岸），帅师往讨，虏其妻子畜产，追至桃温河（即汤旺河）。

桉怯烈王以二十余骑脱走，得其所管桃温万户府水达达户五百，以闻帝命，以充渔户，伯帖木儿度地置马站七所，令岁捕鱼，驰驿以进。以上史实证明了桃温万户府的万户桉怯烈王，参与了乃彦大王的叛乱。最后由于伯帖木儿的追击，弃所管辖的汤旺河流域领地及家产，牲畜，妻子而逃走。

《元史》载。至元十四年（宋景炎二年秋七月），诸王脱黑帖木儿等却北平王（世祖之子时驻军阿力麻里）奉昔里吉，以叛爪都与其谋，及伯彦北征爪都悔罪来归。塔察儿国王请置诸重典，念其前功，削王爵，夺兵柄，调往屯河为探乃赤（见《元史·世祖本纪》、《蒙史》成吉思汗诸弟列传，蒙哥可汗诸子到传，海都传）

《元史》又载。爪都别勒古台之孙也，世宗中统三年以推戴功，封广宁王，赐金印。至元十三年与河平王昔里吉，从皇子北平王屯阿力麻里（地在今新疆）。诸王脱黑帖木儿等却皇子北平王奉河平王昔里吉以叛犯和爪都与其谋。及伯彦北伐，悔罪来归，塔察儿国王请诛之，世祖念其前劳，戍屯河（隶今汤原县）为探马赤，躬薪焦之役。从者请代曰，我前日得罪，今以此补过云（见新元史别勒古台传）。这段史实说明诸王脱黑帖木儿因劫持世祖之子北平王奉昔里吉而获罪。世祖念其前功，没有杀掉他，而是发落到汤旺河充当探马赤，服苦役。